

# 校园微空间使用特征与学生情绪体验关系研究

王彬羽\*, 张俊玲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重庆,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为探讨校园微空间使用特征对学生情绪体验的影响, 本文以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一处校园微空间为研究对象, 采用实地观察、问卷调查与学生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对学生空间使用行为及情绪体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空间主要承担通行功能, 环境要素单一削弱了其情绪支持作用。研究认为, 在不改变空间基本通行属性的前提下, 通过优化环境要素, 校园微空间有望发挥一定的情绪调节与心理支持功能。

**【关键词】**校园微空间; 空间使用特征; 学生情绪体验; 校园环境

## 1. 引言

随着校园环境质量逐渐被纳入学校治理与教育评价视野, 校园空间环境对学生行为与心理状态的影响开始受到教育研究与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的关注。有研究表明空间布局是直接影响着用户的行为模式、交互方式以及空间体验的质量[1]。而学习空间不仅承担教学活动的基本功能, 也会通过空间布局、环境氛围等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行为模式与情绪体验。但在既有校园空间研究与设计实践中, 研究重心多集中于教室、操场、图书馆等功能明确的空间类型, 而教学楼之间、走廊节点等尺度较小却高频使用的校园微空间, 往往未被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加以讨论。

校园微空间指附属于校园主体空间(校园内道路空间、广场空间、滨水空间、绿地空间及建筑空间等)而存在的各种微型公共空间[2]。这类空间虽不承担明确教学功能, 却在学生日常通行、短暂停留与非正式交流中被频繁使用。已有研究表明, 校园公共空间除了满足正常的教学等功能性的需求之外, 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心理需求[3]。空间环境特征与个体情绪体验之间存在密切关联[4], 但在中学校园情境中, 具体到微空间层面的使用方式及其情绪体验效应, 仍缺乏基于真实使用场景的实证分析。

从学生心理视角看, 中学生在校园中的情绪体验并非零散感受, 而是构成其整体学校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雅春指出, 学生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学校满意度共同构成其学校幸福感结构, 这意味着校园环境在学生情绪体验中具有基础性影响[5]。在中学阶段, 学生面临较大的学习压力与情绪波动, 但校园环境

在学生情绪支持中的作用往往未被系统纳入学校空间规划与管理视野。与功能明确的教学空间相比, 校园中数量众多的微空间更容易被忽视, 其潜在的情绪调节价值缺乏经验性研究支撑。

基于此, 本文从校园微空间的实际使用情况入手, 进一步分析学生在该类空间中的情绪体验特征, 探讨空间使用方式与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 以期为中学校园微空间的优化提供实践参考。

##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设计, 对校园微空间的使用情况与学生情绪体验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象为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教学楼之间的一处校园微空间, 该空间位于学生日常通行路径节点, 具有使用频率高、停留功能弱等典型特征。

在前期调研与方案构思阶段, 研究团队基于场地现状提出了以通行效率与秩序维护为主要目标的初始空间方案(方案A)。该方案重点关注空间通行宽度与路径连续性, 对停留与交流功能关注较少。

在学生参与环节中, 通过问卷与小组讨论, 学生围绕空间使用体验提出了若干关键意见。其中较为集中的意见包括:

- (1) 空间缺乏“可以短暂停留”的明确位置, 难以支持课间交流;
- (2) 空间环境单一, 缺少可感知的识别点, 容易被忽视;
- (3) 部分学生表示希望空间能提供更舒缓的环境氛围, 而非仅作为通道使用。

基于上述意见, 研究团队对初始方案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形成了方案B(本文对方案调

整的描述主要用于解释学生空间认知变化的背景，不作为设计效果评估的依据）。调整内容主要体现在：在不影响主要通行功能的前提下，引入可短暂停留的节点设置；通过环境要素组织强化空间识别性；同时在空间布局上为非正式交流行为预留可能性。方案的调整过程中，学生提出的意见并未仅作为参考性反馈存在，而是直接对应到空间节点设置与环境要素的具体修改之中。

在实地观察方面，研究者于2025年12月对该微空间开展了为期30天的持续性现场观察，重点记录课间与课后时段学生在空间中的行为类型，包括通行、短暂停留、交流与休息等，并对不同时段的使用密度与行为分布进行对比分析（表1-表3）

**表1.校园微空间学生行为类型总体分布（30天不定时记录累计平均值）**

行为类型	日均出现频次(次)	比例(%)
通行	420	62.5
短暂停留	130	19.4
交流	80	11.9
休息(驻足)	42	6.2
合计	672	100

**表2.不同时段学生行为类型分布 对比表（课间 vs 午间）**

行为类型	课间时段比例(%)	中午时段比例(%)
通行	72.1	48.6
短暂停留	15.3	25.4
交流	9.1	17.8
休息	3.5	8.2
合计	10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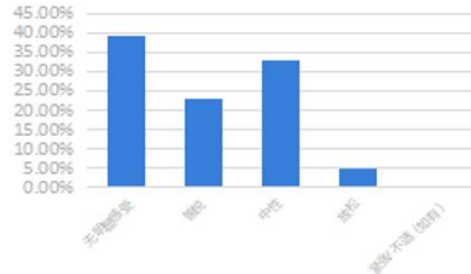
**表3.不同时段校园微空间使用密度变化**

时段	平均使用密度(人/10分钟)	密度等级
午间高峰	45 - 60	高
课间高峰	25 - 35	中
课间非高峰	10 - 17	低

在问卷调查方面，研究围绕学生在该校园微空间中的使用方式及其情绪体验特征设计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200份，覆盖初中学生群体，最终回收有效问卷61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在该微空间中的使用频率与活动类型，以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情绪体验状况，情绪维度涵盖放松、愉悦、紧张及无明显感受等类型（图1），同时对校园微空间环境舒适性等主观评价。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在微空间中的使用方式与其情绪体验之间呈现出一定关联性：使用频率较高、以停留或轻度交流为主要活动的学

生，更容易在该空间中获得放松与愉悦等正向情绪体验；而使用频率较低或停留时间较短的学生，其情绪感受相对中性。这一结果反映出校园微空间在学生日常情绪调节与心理恢复中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图1.学生在校园微空间的情绪体验类型比例统计表**

鉴于本研究以单一校园微空间作为研究对象，问卷调查的目的并非进行群体差异的统计推断，而是用于揭示学生微空间使用行为与情绪体验之间的总体特征与基本趋势。因此，本次问卷调查属于探索性研究范畴，为后续更大样本、多空间类型的实证研究提供基础参考。

在访谈方面，从问卷参与学生中随机选取10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了解其对该校园微空间的使用感受及空间评价，访谈资料采用主题归纳法整理，并与问卷和观察结果进行交叉印证（表4）。

**表4.校园微空间访谈主题归纳**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提及人数	典型表述特征
使用感受	只是路过/通道	7	平时就是走过去不会特意停
使用感受	可短暂停留	3	同学聊天的时候等人
情绪体验	无明显感受	6	没什么感觉、不会注意
情绪体验	中性	3	还好、没什么特别
情绪体验	放松/轻松	2	聊天会比较放松
空间评价	功能单一	6	就是一条路
空间评价	缺乏吸引力	5	没什么可看的
空间评价	有改善潜力	3	如果有景观/座椅/绿化会更好

### 3.校园微空间的使用特征

连续30天的实地观察表明，该校园微空间在学生日常活动中主要承担通行功能。学生在课间与上下课高峰时段以快速通过为主，停留时间普遍较短，极少出现自发聚集、驻足交流或休息行为。空间使用过程更多表现为快速通过后即离开，尚未形成稳定的停留或活动行为模式。

在不同时段下,空间使用方式虽在人流密度上存在差异,但整体功能结构保持高度一致。课间时段空间通道化特征显著;午间时段人流减少,但空间并未转化为学生放松或社交的场所,仍以零散通过为主。

从区位结构看,该微空间位于教学楼之间的连接节点,是学生在不同教学功能区之间移动的必经路径。这一位置属性强化了其“到达导向”的使用逻辑:学生进入该空间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而非停留。由于缺乏座椅、绿化或景观节点等引导性要素,空间难以激发停留、交流或休息行为,其功能被压缩为纯粹的过渡通道。

这一特征具有结构性根源。闫海认为,教学楼之间的连接性空间在规划上应兼具通行、停留与交往功能,但在现实运行中往往被压缩为单一通行节点[6]。本研究对象呈现出的“高频经过、低频停留”状态,正是这一问题在具体校园场景中的体现。

#### 4. 学生在校园微空间中的情绪体验

问卷数据显示,学生在该校园微空间中的情绪体验以中性或“无明显感受”为主,39.34%的学生选择“无明显感受”,32.79%表示“中性”,而选择“放松”或“愉悦”等积极情绪的比例相对有限,仅为27.87%。这意味着当前使用状态下,该空间并没被学生视为能够产生明确情绪体验的场所。

进一步分析使用方式与情绪体验的关系发现,在以快速通行为主要活动的学生中,选择“中性”或“无明显感受”的比例达到81.3%;而在有过短暂停留或交流行为的学生中,选择“放松”或“愉悦”的比例为32.8%(表5)。

表 5.不同使用方式下学生情绪体验分布交叉表

使用方式	人数(n)	放松/愉悦(%)	中性/无明显感受(%)	其他
快速通行	29	18.70%	81.30%	5人勾选不经过此区域
短暂停留或交流	27	32.8%	67.20%	

表 6.访谈中学生对校园微空间使用感受的典型表述归纳表

使用与体验类型	典型表述内容	出现频次(相对)
通道化使用认知	只是路过的地方就是一条通道	较高
停留条件不足	没景观、没座位不太会停下来	较高
积极情绪体验	偶尔会觉得放松聊天时会好一点	较低

访谈结果与上述统计结论一致。多数学生认为该空间“只是路过的地方”,缺乏“想停下来”的理由;而少数曾在该空间短暂停留或交流的学生,则更容易产生放松或情绪缓解的体验(表6)。

这种情绪分布可以从环境心理学视角得到解释。刘亚指出,当环境刺激水平较低、缺乏情绪唤醒要素时,个体的情绪反应更容易趋于中性或模糊化[7]。本研究中微空间环境单一、缺乏感知刺激,与学生“无明显感受”的高比例形成呼应。

#### 5. 空间使用方式对情绪体验的作用机制

综合第三、四部分结果可以发现,校园微空间的使用方式在空间结构与学生情绪体验之间发挥着中介性作用。由于该空间在结构与功能上被限定为通行节点,学生与空间之间主要形成“通过式关系”,而非“停留式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学生对空间的感知投入较低,情绪体验也趋于中性化。

从心理机制看,这种关系结构会削弱学生对环境的情绪投入。郝阳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中学生的积极体验水平与其所处环境的情境质量显著相关,当学习与生活环境缺乏支持性与吸引力时,学生更易表现出情绪低唤醒或中性体验[8]。本研究中微空间的通道化结构,正是通过这一机制影响学生情绪体验。

同时,环境行为学研究也表明,空间只有在支持停留、交往与感知参与时,才更容易引发情感反应[1],自然与舒适要素能够通过降低压力水平促进情绪恢复[9]。在本研究对象中,由于缺乏可停留设施与环境刺激,学生难以与空间形成情感连接,其情绪反应随之被削弱。

因此,该校园微空间所呈现出的“通道化使用结构”,不仅塑造了学生的空间行为,也通过行为路径间接影响了学生的情绪体验,使该空间难以发挥应有的情绪支持功能。需要说明的是,为避免情绪体验结论仅基于主观感受判断,研究进一步从空间认知层面对学生参与前后的变化进行分析。对比发现,在参与空间讨论与方案交流前,学生对该校园微空间的描述多集中于“通道”“路过区域”等单一功能表述;而在参与设计讨论后,学生能够更主动识别并表达空间存在的问题,如停留条件不足、环境要素单一等。此外,在讨论环节中,学生对空间改进提出了具体建议如“建喷泉”“加座椅”等,显示其对空间结构与使用可能性的理解程度有所增强。上述变化表明,参与式设计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对校园

微空间的认知深化,而非仅停留于情绪感受层面的主观判断。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通过交叉统计所呈现的关系,旨在揭示校园微空间使用方式与情绪体验之间的趋势性关联,而非建立严格的因果推断。

## 6. 讨论

校园微空间在中学校园规划与管理中通常被优先赋予通行与组织秩序的功能,其潜在的情绪与行为支持价值往往未被充分重视。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微空间被结构性限定为“纯通道”时,学生与空间之间难以建立情感联系,其情绪体验也随之趋于中性化。结合本案例可以发现,当校园微空间在规划与管理中被明确限定为通行节点时,其功能定位不仅影响学生的空间使用行为,也会通过行为方式的单一化,间接影响学生在该空间中的情绪体验。

高婧泉指出,公共空间中停留与交往行为是情绪体验与社会互动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10],当空间环境不支持停留时,其社会与情绪价值往往被系统性削弱[11]。本文的案例结果在中学校园微空间情境中,与上述研究结论相似,证明该观点在中学校园的微空间情境中同样适用。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主张在中学校园中引入复杂或高强度的景观设施,而是在安全、秩序与教学需求优先的前提下,通过适度引导短暂停留与感知参与,为学生提供情绪调节的空间可能性。相较于功能性空间的集中干预,微空间的渐进式优化更有利于融入校园日常运行体系。因此,从情绪体验视角重新审视校园微空间,有助于拓展校园环境研究的关注尺度,也为中学校园空间精细化更新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 7. 结论

本研究以一处中学校园微空间为案例,结合实地观察、问卷调查与访谈资料,对空间使用特征及学生情绪体验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在现有空间条件下,校园微空间主要承担通行功能,学生停留与互动行为较少,空间使用呈现明显的通道化特征;

(2) 学生在该类空间中的情绪体验以中性或“无明显感受”为主,空间环境要素的单一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情绪支持作用;

(3) 空间使用方式在空间结构与学生情绪体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当空间能够支持短暂停留与感知参与时,学生更易产生积极或放松的情绪体验。

研究表明,校园微空间并非仅具有通行价值,其在学生情绪调节与校园环境品质提升方面具有潜在意义。未来研究可在扩大案例数量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空间设计干预前后的对比分析,以更系统地验证校园微空间优化对学生情绪体验的影响机制。

## 参考文献

- [1] 史可.建筑空间布局对用户行为和体验的影响分析[J].建设科技,2022(22):56-61.
- [2] 王迪.后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微空间的设计与探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6.
- [3] 叶萌鏗.基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中学校园公共空间设计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23.
- [4] 张靓,刘依芸,杨菁婧.高校学生公寓空间环境情绪测度实证及优化设计策略研究[J].建筑与文化,2019(06):81-82.
- [5] 王雅春.中学生学校幸福感调查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39(01):177-184.
- [6] 闫海.共享理念下的中学校园公共空间设计研究——以合肥市宁波路中学设计为例[J].建筑与文化,2024,(03):42-44.
- [7] 刘亚.对动机相关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D].陕西师范大学.2015(03).
- [8] 郝阳,王立君,吕行,等.中学生积极体验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11):1751-1760.
- [9] 罗锦明.基于视听交互的望江楼公园不同开放空间的恢复性效益研究[D].四川农业大学.2025.
- [10] 高婧泉.基于压力缓解理论的大学校园景观设计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20.
- [11] 刘春雄,场景情绪:情绪价值与仪式感[J].销售与市场,2025(19):34-36.